
《她給我留下的童年片段》

游順釗

溫晉儀當年私下閒述她幼時家裡哀樂的點滴。文中的「我」是她，「你」就是我。

我的孩提年月是在虎門渡過的。那時候，爸爸在虎門醫院當院長。當日的情境已極模糊，連那跟林則徐一起載入史冊的虎門砲臺也記不起有沒有去過。如今腦海裡還有點印像的是我們在院裡住的地方，就是你前幾年在虎門醫院拍的照片上那棟兩層綠瓦的，外邊成六角型的房子。外形像個涼亭，只是周圍砌上了牆。很後悔那趟沒跟你一起和廣州聾校師生們坐船去虎門旅遊，錯過了難得的舊地重遊的機會。就算現在能去，也難保已給拆掉改建大樓了。

我還記得弟弟常提起我那個藤織的小書籃子，模仿爸爸到醫院上班去。弟弟日後選念醫科那個志願，相信早就在那個時候已萌芽了。爸爸事業心很重，也很忙，老在病房裡打轉，跟我們玩的時間不多。他幼時嚴父見背。在上海同濟醫學院畢業後，就得照顧弟妹八人。不久前，在暨南大學教書的那位表哥告訴我，我祖父是位牧師，可不知何故，我們都不是教徒。他離開我們太早了，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。但從他給兩個弟弟起的名字，大的叫鐳，小的叫鈾，可以猜想他是很重視科學的。直接受他影響的弟妹，也都走上了科技那條路。他有兩個弟弟從醫（在廣州的七弟漢隆是軍醫，還健在），更難得的是他的三妹當上了工程師，六十年代時還參加了長江大橋的興建。可他對我委實談不上有什麼的影響，相處的日子太短了，加上我性情比較接近文學和音樂，數理那些科目，總引不起我的興趣。

給爸爸診治療過的村人，常常敲門，給媽媽送鮮雞蛋或剛打到的河魚。你前些時候代我帶到美國去交給

弟弟那副草書對聯，也是于右任在那段時間送給爸爸的。對，還有那個半赤著膊，半披著赭色袈裟的彌陀佛。我覺得很逗。爸爸說是病人送給我的。我常常用小指頭去摳他的肚臍。這個彌陀佛像是因為我撓著他的癢處似的，老帶著笑容。後來聽媽媽說，是村裡的一個胖子從江西捧回來的。那個人的渾號是「佛公」。真是“物似主人形”，所以多年後她還記得很清楚。那時候是媽媽一生最愉快的，最受人尊重的日子。只是好景不常。

四十年代下半葉我們離開虎門到香港去，住在外祖母家。爸爸是梅縣客家人，在香港沒有別的親人。我的童年，可以說是打從到香港後開始的。爸爸在外祖母家樓下開了一個診所。沒多久，五一年夏天，爸爸得了病，醫人卻不能自醫。英年謝世，年僅四十二就撒手而去，剩下的四口人，加起來的歲數還不到五十！媽媽，既沒有一技之長，也從來沒出去謀生過，整個生活的重擔，就落在外祖母身上。

外祖母的家翁是加拿大歸僑，在港也算是個殷商。可恨誤信鴉片可以治療老年人的風濕病痛，並自信已過耳順之年，時日無多，花也花不了多少。卻沒料到一登煙床便“留連忘返”，結交了一群不務正業的“道友”、煙鬼，荒廢了苦心經營多年的進出口莊。雖不至傾家蕩產，然而也所剩無幾了。他在般舍道卅五號，「聖士提反女校」斜對面，自建的那棟樓房是他惟一的遺產。而他的兒子，我的外祖父，在溫哥華多年，更一事無成，只能勉強照顧自己，要他匯錢幫補在港家人就妄想了。處在這種窘境下，外祖母傷盡腦筋，開源節流。先是動用她的私己，聽說還變賣了她的首飾呢。她原是廣州東山黃門的大家閨秀，妝奩大概不會太薄吧。接著她又把爸爸的診所和二樓都租出去。讓我們跟她住在三樓，庶室和媽媽的異母弟妹住在頂樓。

年紀小，家裡的為錢發愁也愁不到我頭上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可以說平平靜靜地過去，除了除夕那天！

每年除夕那天，大家都忙著，外祖母更比別人忙，一家之主嘛。從祖先靈臺到廚房爐灶，從標貼春聯到擺設廳堂，都得她過問。春節期間，為了逢迎上門拜年的親朋戚友，雖然家道中落，不能像她家翁在世時那麼講究排場，也得盡量維持一點體面。

媽媽也忙著她的，可是那天，她的心情總是顯得沉甸甸的。大家都看得出來，但都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話，只好裝著沒留意，各自忙自己的。

大清早，媽媽就把我們新年穿的都放在衣櫃裡，把我們的床單鋪蓋換上乾淨的，又在我們的枕頭下面放一個壓歲錢的紅包。忙著忙著，一直到傍晚，就帶著幾件替換的衣物，到她情同姐妹的家裡去過年。她總得在團年飯前兩三個鐘頭離開家的。這不是因為年關在即，債主臨門，迫不得已到外邊躲債去。那為什麼呢？幼弟無知，問她，她就嘆氣：「這不是我們的家。我們寄人籬下。你爸爸不在，我就不能留在外祖母家過年。這是外祖母家的規矩。你現在不明白，長大了，你就會懂得

是怎麼樣的一回事的。」「寄人籬下」這句語，像春聯一樣，按著節令，一年一度，貼在我們的臉上。年復一年，教我從不懂到懂出了眼淚來。當時我還不知道，每年團年飯的避席，都把她心裏的傷痕再挖破一次，叫她想起我爸爸去世時，在“頭七”祭日前，不得踏家門的悽痛。

「寄人籬下」這句難堪的話，背後暗藏著舊禮教對不幸婦女的凌虐。對一個年輕喪偶的女子，不單不寄予同情反而無知地、甚至故意地助長封建迷信，逼使別人把她視作一個不祥人！外祖母本是一家之主，而又是一個較開明的人，可她也是個女人，經不起家族裡各房叔伯孀母可怕的閒言、惡意中傷的重壓，也顯得無能為力，對自己親生的獨生女兒也愛莫能助。她只好勸勉媽媽暫且逆來順受，待我們

長大成人，自己有了個家，總能出一口氣，享點晚福。媽媽為了我們也忍氣吞聲。

難堪的除夕，一直到一九六六年，一別十五年的外祖父從溫哥華回來後，才捱到盡頭。由他老人家作主，讓媽媽在那年農曆除夕留在家裡。這是十多年來媽媽頭一次跟大家一起吃團年飯。

新元二零零五年元月廿日游順釗追記於巴黎老家驚弓坡。時維晉儀離後十有五年。九七年「回歸」時訪港，詫異地發現晉儀的故居，還沒給拆掉，只是人事已非。誰也沒注意到有一個陌生的路人在那裡憑弔。

本文于 2014 年收入閻純德主編的《巴黎意，故鄉情》，174 - 176 頁。大象出版社，鄭州。